



## 况味

# 五月桃

邱宗植

故乡院子门前的那棵桃树，初植时不过是纤细的幼苗，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，扎根于我家门前的土地，仿若一位懵懂的少年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在岁月里悄然生长。年幼的我，总会好奇地蹲在树旁，看着父亲为它浇水、施肥，满心期待着它快快长大，想象着有一天能在繁茂的枝叶下嬉戏玩耍。

每至初春，当大地还未完全褪去冬日的寒意，那棵桃树便率先绽出粉嫩的花苞。起初，只是星星点点地缀在枝头，如同羞涩的少女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在暖阳的轻抚与微风的吟唱中，花朵渐次盛放，满树的桃花肆意张扬，将整个院子装点得如梦如幻。那灼灼的粉色，引得蜜蜂嗡嗡，蝴蝶蹁跹，也引得我和弟弟在树下欢呼雀跃，童年的笑声在花香中回荡。

随着春去夏来，桃花渐次凋零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颗颗青涩的小桃，隐藏在翠绿的叶片间。我们时常眼巴巴地望着小桃儿，盼着它们快快长大变红。农历五月，是桃子成熟的季节，也是我和弟弟最期待的时光。那些桃子像是被大自然施了魔法，渐渐褪去青涩，染上诱人的红晕，一个个饱满圆润，在枝头摇摇欲坠，散发着香甜的气息。

母亲将这棵桃树叫作五月桃，的确，它的果实比别家的桃子成熟得更早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早出产的桃意味着有更高的价值。当桃子熟了，我和弟弟便挑着担子，开启卖

桃之旅。

星期天的清晨，天边还挂着启明星，我和弟弟便早早起床，来到桃树下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桃子摘下，轻轻放进竹篮里，再把竹篮稳稳地放在扁担两端。每一个桃子都承载着我们的期待，我们舍不得让它们有丝毫磕碰。

山路崎岖蜿蜒，如一条沉睡的巨龙，横亘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挑着一担桃子，在山路艰难前行。扁担压在稚嫩的肩膀上，传来阵阵酸痛，每走一步路都要付出艰难的努力。但一想到桃子能给家里带来的收获，我们便咬牙坚持。一担桃子，我们轮流挑，累了就歇一歇，相互打气，相互鼓励。汗水湿透了衣衫，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脚下的土地上，却浇不灭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。

当我们抵达15里外的八都村时，日头刚刚出山，柔和的阳光洒在村庄上，给整个村子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我们挑着桃子，游荡在各家各户门前，开始叫卖。“卖桃子啦，新鲜的五月桃！”清脆的声音在村子里回荡。不一会儿，便有许多人围了过来。他们看着我们的桃子，十分喜爱，纷纷询问价格。一斤才卖一毛钱，在那个年代，钱显得格外值钱，一个鸡蛋才五分钱，一斤猪肉也不过六七毛。大家多半是拿大米或者鸡蛋来换桃子，我们也乐意。用桃子换来生活所需，在我们看



来，是一件无比划算的事。

在交易的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。有和蔼可亲的老奶奶，会笑着多给我们一个鸡蛋，还叮嘱我们路上小心；有调皮可爱的小孩，眼巴巴地望着桃子，缠着大人买；也有精明的主妇，会和我们讨价还价，最终用大米或鸡蛋换走桃子。每一次交易，都是一次小小的交流，都让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善意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竹篮里的桃子越来越少，兜里的硬币越来越多，袋子里的大米和鸡蛋也越来越沉。当最后一个桃子卖出，我们满心欢喜，踏上归程。一路上，我们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。

回到家，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。看着我们满载而归，数着一个个硬币，拎着兜里的大米与鸡蛋，父亲与母亲

脸上乐开了花。那笑容，比阳光还灿烂，比桃子还甜蜜。

后来，我与弟弟因求学与工作，便离开了家乡。城市的喧嚣与忙碌，让我们渐渐远离了那片熟悉的土地，也没有机会再去卖桃子了。故乡的桃树，在岁月的流转中，渐渐老去，直至不复存在。但那些与桃树相伴的日子，那些卖桃的点点滴滴，却如同电影般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放映。

如今，每当我看到桃子，都会想起故乡的那棵五月桃，想起在桃树下度过的欢乐童年，想起和弟弟一起挑着担子走在山路上的艰辛与坚持，想起父母那欣慰的笑容。那些温暖的回忆，如同陈酿的美酒，在岁月的发酵下，愈发香醇。无论我身处何处，故乡的桃树永远都在心里；不管岁月如何流逝，故乡的桃香都在。



## 诗意

### 红旗手颂歌

（外一首）

乔志兵

手持红旗，她们迎风而立  
岁月在脸上刻下痕迹  
妇女们身姿挺拔  
在红旗下闪耀光芒

田埂间，她们迎着风雨  
播种、施肥、收割  
用勤劳，滋养出丰收的喜悦  
在工厂飞速旋转的齿轮边  
她们汗水滑落，浇灌着发展的沃土  
课堂上，她们耐心讲解  
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梦想的航线

她们是谁的女儿，又是谁的母亲  
她们毅然扛起红旗，奔赴前方  
以柔弱之躯，撑起千钧重担  
在历史的洪流中  
奔流、前进

### 螺丝的雷锋之歌

他是帮扶的暖光  
为贫困的孩子照亮明天  
给疲惫的老人送去温暖  
列车飞驰，他是服务的风  
穿梭在车厢，帮乘客搬运行李

雷锋，那最不起眼的一颗螺丝  
他质朴的模样，是随处可见的螺钉  
在生活的精密构造中稳稳嵌合  
他只愿在平凡角落  
像螺丝，默默坚守岗位

雷锋啊，你是永不生锈的螺丝  
你的故事，在人们心间传唱  
激励着一代一代奉献精神



## 脸谱

随着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的脚步渐近，空气中弥漫着独属于女性温柔与坚韧的气息。我的思绪，也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远方，飘向了我那已在岁月深处长眠的外婆，以及她那双饱经沧桑、缠过又放开的脚。

外婆的一生，是被苦难反复雕琢，却从未被压垮的一生。她的双脚，自小就被缠足布紧紧束缚，那是封建时代强加给女性的沉重枷锁。谁谁能想到，这双被禁锢的“三寸金莲”，日后竟成为整个家的支柱。在她二十六岁那年，命运的暴风雨毫无征兆地袭来，外公被残忍的海匪杀害，留下她和四个年幼的孩子，最大的孩子刚够得着灶台。从此，生



## 行走

# 春山记

胡君毅



晨雾还缠着清源山的腰，我把自行车从老榕树下推出来。车筐里帆布包鼓鼓囊囊，塞着昨夜的润饼和保温壶，壶嘴飘出铁观音的香，勾得路边的菜粉蝶往把手上落。前轮碾过柏油路上相思树花，鹅黄花瓣黏在轮胎纹路里，碾出带涩味的汁液。

盘山公路第七个弯道处，露水从崖壁往下滴。我刹住车去够那丛探出路基的金线莲，指尖刚触到锯齿状叶片，忽听得头顶一串清亮鸟鸣。仰头望时，晨光恰巧穿透相思树林，给悬在枝干间的织布鸟巢镀上金边，巢里伸出的嫩黄喙瓣，比新拆封的蜡笔还要鲜亮。

半山茶亭的竹帘刚卷起半幅，守亭老人正往粗陶罐里码茶青。他脚下竹筛子晒着金樱子，绛红果实被晨光晒得发亮，让我想起外婆腌杨桃的玻璃罐。“尝尝清明前的观音茶。”老人舀水的铜勺磕着井沿，叮当声惊散了石缝里窜出的松鼠，“水是十八洞接的，比你们后生仔喝的矿泉水甜。”越往高处骑，雾越浓得能绞出汁子。

车铃惊起岩鸽的刹那，山岚突然撕开道口子，露出老君岩苍痕斑驳的衣褶。几个穿扎染衫的年轻人正用毛刷清理石像耳蜗，刷子扫落的积尘里，竟混着去年深秋的枫香翅果。穿汉服的姑娘跪坐在蒲团上拓碑，宣纸被山风掀起一角，露出“紫泽洞天”里那个“泽”字，墨色比新叶还润。

晌午在天湖歇脚时，水芹菜正从湖滩鹅卵石缝里冒尖。我把润饼摊在观景台栏杆上，饼皮里的虎苔香混着对岸崖壁的野蔷薇气味，勾来只翠绿竹叶青。这小蛇盘在保温壶盖子上，信子轻点着我指间的花生碎，直到卖麦芽糖的货郎摇着铜铃经过，才懒洋洋游进蔽丛。

下山拐进废弃古道时，车轮正巧卡进宋代车辙印。苔藓覆盖的青石板突然活了，八百年前的马蹄声、挑夫的汗酸味、瓷罐里的龙脑香，顺着辐条纹路往上涌。我推车避让虚拟的商队，却撞见真实的野樱——整株从石隙横生的老树正泼泼洒洒开着花，花瓣坠在车筐里，覆盖了手机导

航蓝莹莹的路线图。

千手岩下的泡桐林飘起絮雪时，暴雨来了。躲进摩崖石刻凹处，我发现某代书生刻的“云关”二字里嵌着鸟窝。三只雏鸟张着琥珀色喙，山雨在它们喉间折成细瀑。我摸出润饼碎屑投喂，看雨帘外双色杜鹃如何将水珠酿成胭脂。石壁上沁出的凉意渗进衬衫，竟与童年时趴在祖母青石板灶台上的触觉一模一样。

暮色追到山脚时，路灯恰巧亮起。后轮黏着的棠梨花瓣在光影里忽明忽暗，像一串被碾碎的星星。夜市刚支起的海蛎煎摊子前，穿校服的少年们围着我的自行车拍照，车筐里那枝野山茶在他们朋友圈里盛放，而真正的花朵正在暮色里收拢最后一丝春意。

推车过晋江桥时，月亮正从对岸工业园区塔吊间浮起。钢索上栖着的夜鹰突然振翅，惊落几片羽毛，轻飘飘落进江面——那上头浮着的刺桐花、泡桐叶与霓虹倒影，正在春夜里谱写古老而空灵的旋律。

的再三劝阻，坚持独居在老屋。我们前去探望时，看到她正用麻绳把搪瓷杯绑在竹竿上，颤颤巍巍地去水缸里舀水。阳光透过斑驳的瓦缝，洒在她那一头银发上，勾勒出一幅古老而庄重的画面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历经沧桑的老人，而是一尊象征着坚韧与自立的雕像，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中。

外婆就像一株蒲草，看似柔弱，实则坚韧。她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平凡的日子里，用自己的行动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女性力量。在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，我怀念着外婆，也感恩她用一生的经历，给予我无尽的教诲与力量。



## 抒怀

# 九日山印象

黄毅琳

初见九日山，缘于高中同学的执着。少年好胜，我们比赛骑自行车，从南安一中出发，先到九日山昭惠庙通远殿者赢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脸红耳赤，无心欣赏风景，更不知文化源流，今天想来有负一方名胜。

历史款款而来，永嘉“八王之乱”，河洛中原一片荒芜，衣冠南渡，涉江浙水乡，越赣闽山关，万水千山，来到宝地，沿金溪，双溪两岸而居，用中原先进生产工具和方法围垦盐碱地，发展手工业，纪仕正原，将母亲河命名为晋江，仕族人每年重阳节登山北望故园，寄托离乡思愁，故名九日山。

通读历史，对其进行坐标定位就会发现，九日山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，也是历代泉州城郊的风景胜地，以“山中无石不刻字”而著称，尤其是分布在东西两峰的10方祈风石刻，为12-13世纪泉州地方政府主持航海祈风祭祀活动的石刻文字记录，也是现存唯一的古代政府有关航海的国家祭石刻文字记录，印证了泉州“东方第一大港”的辉煌历史，成为世遗主要景点。莫道九日少景致，唯有亲临此山中。

九日山自唐代“八闽文宗”欧阳詹启科第之门，闽南之地学风激荡，“缦胡之缨，化为青衿”，人文思想也在互相的切磋、砥砺间，得到进一步升华；宋代，泉州学风迈向鼎盛，辅国、经邦、济世之才比肩接踵，特别是朱子过化之后，理学大张其道；有明一代，以蔡清为代表的正统理学，突破前人藩篱，带动闽南学术形成结社研究高潮，陈琛、苏濬、易时中、张岳、李廷机等大批名士在“立说”方面各有建树。其间，更有李贽横空出世，崇尚本真，与假道学相抗争，缔造闽地哲学新高峰；入清之后，随着汉学、西学的相携并进，峥嵘俊士往来穿梭，安溪人李光地即有12部理学著作被纳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富鸿基、陈迁鹤、林模、李清馥、陈桂洲、蔡鸿捷等人著述，相继辉耀古今。

宋元时期，九日山下，祈风盛景，金鸡港兴，泉州海外交通发达，中外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，泉州多元文化影响深远。受其影响，明清时期泉州士大夫思想开放，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。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，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来华，初抵澳门，后入居广东肇庆和韶州。与他们交游的有韶州知府晋江人谢台卿，韶州府推官南安人黄华秀。

心遇九日山，来自一本斑驳的九日山名人名诗，正如前言写道：山不在高，有诗则名。海拔不够百米，奥衍明秀，溪流飘逸，渔舟唱晚，游憩探寻，凌云赋志，歌咏吊古，辉煌璀璨！凿石一泓诗数首，也曾攻破五言城。安史之乱，经济文脉南移，中唐以降，骚客归隐，文柄云集，吹响吟咏九日名山，名篇佳作迭出，激荡泉南千年历史回响！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，即代表大陆文化的汉文化（中原文化）与代表海洋文化的闽越文化并存。在宗教方面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，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兼容的态度，各种宗教和平共处。

九日山上飞过的鸟儿在鸣啼低诉，海丝祈风帆影飘飘，远航远航，宋元商队启航渐行渐远。九日山上骄阳当空穆风轻舞飞扬，世遗春风人潮汹涌，归来归来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越来越好！



## 好

### 红菇汤

陈德进

依山食山，傍海食海。对于闽南山乡人来说，山里那一朵朵红菇菌子做出来的汤料，带着红艳艳的喜庆色彩，可以称得上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山珍美味。

红菇是一种恋旧의菇种。有经验的山乡拾菇人都知道，出红菇的地盘，年年都固定，是不跑偏的。通常只有经受甜槠、苦槠阔叶树、大栗树等树种的底护，待这些树种积攒足够的腐殖土壤层，铺排足够多的落叶，再加上足够的温润阳光、潮湿空气，才是出产红菇的温床。并且红菇还娇贵得很，一般不愿被人干扰，接受不了人工种植，山乡阔野才是它们永恒的家园。

红菇的这一点品性，跟闽南山乡女儿颇为接近。不管嫁到何处，年岁长到何方，那些山乡女儿们，作为“渣某菇”，始终是惦记着、烦恼着年迈的双亲、打拼生活的长兄、涉世未深的弟弟，费尽心机，三不五时地奔回娘家，这里瞧一瞧、那边问一问，总寻思着帮忙添点什么、解决点什么。

因红菇自带“渣某菇”色彩，也被闽南山乡人用在了滋养母亲身上。在闽南山乡地带，一旦女人坐了月子，当婆婆的自然炖上一碗红菇鸡汤，犒劳着立下传代功劳的产妇，用“以形补形”的土办法，给产妇滋养着血虚的身子骨，心心念念着产妇的脸庞早日恢复红菇样的颜色来。

闽南山乡人习惯汤在前、饭在后。若是要配干饭，只需掏出那么三两朵红菇掰块，加两块水豆腐切片，再撒一点捏散的地瓜粉瘦肉泥，三下五除二，就可以做出一道甜滋滋的家常汤食来。

若是家里人有谁吃饭不着调，招惹了些许小胃痛、烧心肝的话，善于察言观色的山乡“煮妇”，也会掰了红菇腿直接炖了肉汤，来养养身、补补胃。

若家中来了客人，又还不是饭点时刻，聪慧的山乡“煮妇”就悄悄地拎出装红菇的袋子，盘出点面线，再从鸡窝里掏两个鸡蛋，做一碗红菇面线蛋汤来，洒点红酒酒，让来客垫垫底，赢得“那户人家福气，媳妇乖巧”的身后声誉来。

就这样，山乡“渣某菇煮妇”，习惯用一碗红菇汤，丰厚着一代代山乡人的骨骼，让他们在外打拼有活力；丰润着一家老小的脸色，让他们看上去别有精气神；丰富着一个家族的血液内涵，让他们长长久久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力量。